

章士釗著

柳文指要

中華書局

章士釗 著

# 柳文指要

上 體要之部

卷三〇—三一

中華書局

## 卷三十 書

### 寄許京兆孟容書

一

二王之敗，說不上是一政變，與太和十年甘露之釁，情況完全不侔。當德宗大行，順宗以皇太子依法卽位，二王東宮僚案，乘機預政，並無何種詭謀，先事部署，亦不須剷除何人，取而代之。且其參與機密，期間不過半年，落落幾件大事，如罷斥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棋諸待詔三十二人；詔黜婪索農夫之宦者，而賜農夫絹十匹；奏禁五坊小兒張捕烏雀、橫取錢物之暴行；出後宮并女妓六百人，聽其親戚迎於九仙門，如此種種，類招致百姓謹呼大喜。至用捨方面，第一貶黜徵剝聚斂、蠹政害人之京兆尹李實；其次擬斬試探行賄、求領三川之劍南節度副使悍將劉闢；反之、詔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、郴州別駕鄭餘慶、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皋、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、人情大悅；重用宰相杜佑、高郢、鄭珣瑜輩，固無一非先朝碩德，衆望所歸。雖驟起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不無私意存乎其中，然執

誼爲杜黃裳女夫，官已顯美，清望非常，與斜封墨勅，取供使令者，未可同日而語。其餘速進如陸淳、呂溫、李景儉、韓曄、韓泰、陳諫、劉禹錫、柳宗元、以及凌準、程異之流，又無一非學有本原，天下知名之士，或在臺聲望風高，或歷官經驗絕富，數百年後，人爭惜之不衰。綜而言之，此區區五六月間，不得謂永貞改元，有唐朝廷未嘗顯露全面革新氣象。問何以致此？曰：有忘身報國、發蹤指使之王叔文在則爾，王伾質度遠遜，僅供策應，尙非其倫。

問嘗論之，唐朝闖人之禍，至貞元末、勢已養成。尋叔文之起，樞要在與宦者李忠言、行動合一，事無大小，兩人商定，稱詔行下，外間無從測知。其敗也，則緣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，中人以兵柄見奪爲疑，於是中官劉光琦、俱文珍、薛盈珍、解玉等，同心怨猜，從而解體，而叔文勢孤，一紙詔書，直死之而有餘矣。設若叔文從固結中人入手，坐翰林中計事，暫示與彼輩利害一致，憲宗自一時不得闖入，更無從陡起商臣之念，何至定太子位之議一起，叔文竟爾默不發議，徒吟杜甫諸葛廟詩末句，以自卜其死期之將至也哉？史稱叔文與其徒黨朝夕聚議，詭謀百出，爲問此一要結中人之小小計劃，豈叔文不知？豈叔文之死友不知？顧叔文知而不爲，叔文之死友等亦知而不爲，徒以吾黨革新國家之絕大懷抱，筮之於渺不可知之未來國運，一遭搏擊，義無反顧，束身司敗，視死如歸，忠矣叔文！醇矣叔文之死友

如八司馬等也！

子厚寄許孟容書謂：「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，始奇其能，謂可以共立仁義，裨教化。過不自料，懃懃勉勵，惟以中正信義爲志，以興堯舜孔子之道，利安元元爲務，不知愚陋不可力彊，其素意如此也。」千載而下，如聞其聲，中正信義，及興堯舜孔子之道，利安元元，乃子厚畢生學問與志願所在。

書續云：

末路厄塞艱兀，事既壅隔，狠忤貴近，狂疏繆戾，蹈不測之辜，羣言沸騰，鬼神交怒。加以素卑賤，暴起領事，人所不信，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，百不一得，一旦快意，更造怨讟。以此大罪之外，詆訶萬端，旁午構扇，便爲敵讎，協心同攻，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。此皆丈人所聞見，不敢爲他人道說，懷不能已，復載簡牘，此人雖萬被誅戮，不足塞責，而豈有賞哉？今其黨與幸獲寬貸，各得善地，無公事，坐食俸祿，明德至渥也，尙何敢更俟除棄廢錮，以希望外之澤哉？

貴近指閹宦，不測之辜及大罪，暗指所造加於王叔文等奪嫡謀逆諸罪狀；素卑賤暴起領事，就叔文而言，非自指；疆暴失職者指韋皋輩；此人仍指叔文，已包括在「其黨與」中，語意甚明。諒當時朝貴如許孟容之流，有爲八司馬迴護者，然欲迴護八司馬，必先出脫王叔文罪名，子厚揣情勢必不可能，故有不足塞責而豈有賞等語，後人

往往追咎孟容不救子厚，並謂子厚此書，乃向孟容請求援手，皆不明爾時朝局說法。試思變後十年，八司馬一體詔追回朝，此明明一合情合理之好消息，子厚內心歡動，情見夫詩，猶且曇花一現，旋就消沈，全體廢員，依舊遣返貶所，可見該案情節重大，死結難解，星光一線，海底終淪。何況作此書時，去變作不過五載，仇人記憶猶新，安有渙然冰釋、遽爾平反之望？此一揣摩形象，細心讀子厚書，入眼即明。至末幅興哀垂德云云，雖不能不解釋爲迫切望救，然此特就彼箇人，不計時日，姑致顧念宗祀，稍得量移，一極小限度之薄望已耳，說不上慷慨攘臂，自同昔人之疏闊辯解也。此意在書之前文經已釋明，無取觀縷。

何孟春餘冬敘錄卷十八云：

柳宗元撓節叔文，竄斥永州，貽書所善蕭俛言情，又貽京兆許孟容書，累千餘言，所以望之者甚至，而二人漠然無應。史稱衆畏其才高，懲刈復進用，故無用力者，春不知畏其才高之云，畏忌其將壓已耶？抑畏惡其恃才，將復爲國害也。蕭俛吾弗論，若許孟容，自爲給事中時，已與侍郎權德輿、樂挽轂士，號權許，此其人於宗元之材，當無所忌，而亦不見其有所用力，或者寡不勝衆，抑或不能無所畏焉故耳。噫！宗元材矣，而卒以竄斥死，蓋不善自用有以致之，非不幸也。

依余右所論列，孟春此錄，蓋全不中竅要。尋孟容之於子厚，除見才應推轂外，號稱

先友，盛有氣誼，子厚既以五丈呼之，復謝其賜書見宥，微悉重厚，將孟容決無恚力不用之嫌，皎然以明。至孟春不見其有所用力，則孟容當時能救子厚，即逕救焉已耳，不當設想彼且豫留左契，六七百年後，猶得使人數齒以驗其然否也。夫如是，孟春以己未見，即斷定孟容不救，顯成邏輯之詩。

## 二

許孟容、子厚先友也，石表陰記云：「吳人，讀書爲文，口辯，爲給事中，嘗論事，由太常少卿爲刑部侍郎。」史別記云：「德宗時，累擢給事中，自袁高爭盧杞後，凡十八年，門下無議可否者，孟容數論駁，四方想見其風采。元和中，爲京兆尹，神策軍吏李昱，貸富人錢不償，孟容遣吏捕詰使償，曰：不如期且死，一軍盡驚，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。奏曰：臣爲陛下抑豪強，錢未盡輸，昱不可得，帝嘉其守正，許之，京師豪右大震。孟容方勁有禮學，每所折衷，咸得其正」，凡此皆子厚題碑陰後所爲。至子厚寓書時，孟容實赫赫尹京，才氣大見開發，此大約在元和四五年間，情親義憤，兩皆足資論救，而迄未聞孟容於子厚有一言，究爲何故？〔釗案：袁高爲先友記第一人，時德宗將起盧杞爲饒州刺史，高見宰相極論杞姦。〕

嘗試論之，蓋有不容孟容張口之嚴重情形在也。近與人論退之江陵寄三學士詩，其中「天位不許庸夫干」一語，及牽連類舉董賢侯景各例證，以爲退之迹涉癩癩，

擬不於倫，而吾竊疑之，誠以韓詩寫法，咎退之對劉柳失之澆薄則可，至謂其無的放矢，全憑一己伎心褊量用事，殆未必然也。吾嘗從政變前後公私文書之字裏行間，反覆察之，叔文用事六七越月，大權在握，令出惟行，內外形勢，日見於己有利，憲宗與俱文珍、劉光琦諸閹宦大懼，計非踵武商臣，驟行大事，一面以弑逆罪名，加之叔文一輩人，芟夷蘊崇，絕其本根，將不足以挽回已去大勢。其卒也，事如是行之，在「君親無將」之死條文下，叔文等或死或貶，無從申理，萬目圍視，亦無人敢發一言。劉夢得臨沒前撰子劉子傳，所謂「宮闈事秘，功歸貴臣」，若事若功，舉如右述各狀。當其時朝無明令，道有流言，退之事發元不在朝，道聽塗說如此，焉有不假公濟私、濫施憤懣之理？吾理解退之詩意，移以揣稱孟容立朝應有戒懼，其使之不敢重提永貞舊案，以致於人無毫末益，而先於己有邱山損者，乃出於情勢之不得不然。此一情勢，早爲子厚默喻，故雖以兩家夙誼，如彼沈深，而函累千言，中並無字稍形怨對，亦自行所無事，至孟容得此書後，處之泰然，無所於媿，其爲了知子厚能諒丈人處境之艱，尤不待言。末幅云：「興哀於無用之地，垂德於不報之所」，何謂無用？何謂不報？文人大抵予以絕望之同情，而並不釋然於莫逆之肯綮。林紓云：「此通篇關鍵語」，誠然誠然，至關鍵何在？吾料畏廬仍未必知之。

子厚上廣州趙宗儒尙書啓，亦云「動心於無情之地，施惠於不報之人」，與寄許



孟容書，詞旨相類。查前幅又云：「頃以黨與進退，投竄零陵，……偷視累息，已逾數月」，啓當作於元和元年，時期略前於寄孟容。而所請止於存濟，不求振拔，亦以當時黨與進退之形勢嚴重，萬無貶吏起復之望，故於此一刀斬斷，不作留戀，理由視右文，不更覩縷。

### 三

馮山公〔景〕有讀柳子一首云：

予嘗讀唐書，觀王叔文之黨所謂八司馬者，皆天下才子也，而陸淳、劉禹錫、柳宗元爲冠，柳子之才尤奇，其位最顯、名最下者，韋執誼耳。韋之才不及柳遠甚，特以早附叔文，最先引用，居相位，後迫公議，時時有異同，遂與叔文敵讐，彼執誼且然，則柳子之不爲黨人用，斷可知也，令以柳子之才，肯附叔文，同中書平章事，豈足道哉？史第言八司馬爲黨，卒無一事，可實著其黨之罪以斥劉柳者，柳子旣以黨得罪，尙欲以柳易播，是其同道爲朋，不以黨爲諱也。且夫叔文固小人，然素自愛，其過在專權自用，欲誅宦官，強公室，反爲所勝被禍耳，亦無他殃民誤國之罪。觀順宗實錄，如罷宮市、貶李實、停月進、出宮女、禁五坊小兒、遣教坊女妓、焚容州所進毒藥、委常參官各舉所知、及敍用姜公輔、蘇弁、鄭餘慶、陸贄、陽城於貶所，史皆稱其人情大悅。而叔文侍東宮時，自言讀書知理道，乘間常言人

間疾苦，順宗將大論宮市事，叔文說中上意，則其人機辯，亦非無深識遠慮者可比，因言某可爲將，某可爲相，幸異日用之，然則劉柳無求於叔文，而叔文引劉柳以自重，此則情之所有也，奈何後世君子不察，遽斥爲黨哉？漢楚王英謀逆，陰疏天下名士，顯宗得其錄，繫治數千人，如尹興、陸續、梁宏、駟勳輩之所連及，率一切陷入，無敢以情恕者，凡僉壬將大有爲，必陰疏天下名士以自助，事敗而及焉，所謂楚國亡猿，禍延林木者也。幸當時大賢如陽亢宗、陸敬輿，皆未聞詔而卒於貶所耳，設爲引用，亦誅二公爲黨人否？在當日有所拘忌，不得不深排而力詆之，今已千載猶爾耶？宋子京作柳子厚傳，言衆畏其才高，懲艾復進，故無用力者，今讀貶永州後與人諸書，既不文過，又嘗自訟，此君子引咎傷痛之詞則然，而後世且據以爲口實，嗚乎！小人論古無識，亦見其好議論，不樂成人之美如此也。今其文自有千古，學者果平心易氣，讀其書又觀其行事，沒且爲明神，而生肯爲姦黨哉？

山公此文，用意自正，惜乎所謂「有所拘忌、深排力詆」之餘毒，千載以下，猶未滌蕩以盡，文乃糾纏迷復，氣不得通也。爲問叔文之黨，八司馬外，尙有何人？夫八司馬者，山公認是天下才子者也，又問叔文之黨，天下才子之外，尙有不才子何人？依史實觀之，叔文卽八司馬，八司馬卽叔文，彼輩並不自承有何區別，山公必從而二之，

一面豎叔文曰黨，一面提高柳子，謂柳子斷不爲黨人用，於是麻木直也，山公以禁治之，直安可得？柳子有知，讀斯文豈不發噱？又山公先斷定叔文爲小人，然後依以立論，卒之所資論證諸史迹，卽古今第一流君子，亦未必優爲之，此自語相違之詩，抑何可笑？觀於篇末謂人好議論，不樂成人之美，復以小人二字，歸諸論古無識之徒，語無的標，自相齟亂，何山公胸中擾擾焉小人之多乃爾？至篇中以楚王英謀逆，陰疏名士爲比，尤爲儼不於倫，不足疏辯。尋山公「行高學博，困諸生，貧病以歿，文章繼韓柳，炳耀天下」，此依其子壻楊儼所爲墓表，如是措詞，實則拘墟老儒，學不開展，其解春集，取易林中解我胸春一語爲名，文凡百餘篇，類瑣瑣無大要義，賴其外孫盧文弨標榜有聲，以康熙五十四年六月，卒於錢唐，如讀柳子者，固爲集中錚錚者已。又山公別刊所輯雜著，取王仲任燔餘幸存意，名曰幸草，余未及讀。

近見定海黃式三讀柳子厚集一文，中有「柳子受羈於王叔文，近馮山公辯之甚詳」二語，則大詫，既不憶山公所爲辯，復不敢斷定山公文會否入目？亟發解春集文鈔核之，得其文，卽就所感略下論斷如左，越日，余自發見舊右稿，兩相比勘，余思系中不免稍有動盪，因併存焉，並誌余「神志荒耗，前後遺忘」，如柳子向許公所自白云。

文之主旨，在辯柳子不爲黨，此自高著眼論柳子。尋柳子寄許孟容書，稱其志

在共立仁義，裨教化，共之云者，卽展示事非一人所得爲，非若而人拔茅連茹，同升諸朝，將不足以舉其實而善其後，此理之無可逃，而亦事之無可諱。於是同一書中，一則曰：「今其黨與幸獲寬貸」，再則曰：「宗元於衆黨人中，罪狀最甚」，於斯而指子厚與叔文爲黨，以致同罪貶死，子厚決不以其言爲過當，從而追悔其濫交匪人，斷可識也。山公斤斤致辯於子厚之「不爲黨人用」，恍若責出門者之不由戶，而必如崑崙奴之出入一品室也，不亦外乎？獨山公謂劉柳得罪，而直無一事可實其罪，又當日拘忌，不得不深排而力詆之，此似觸着癢處，而惜無麻姑手爪，相與爬搔以出之。嘗試論之：子厚寄孟容書，自承「蹈不測之罪」，夫無罪與不測，其間距離何許？諒無人推測得到，而在當時，柳許二人之間，定能默喻而莫逆，山公所謂拘忌，斷推此種，豈千載下猶無人能發覆耶？至山公詆叔文爲小人，韋執誼位最顯，名最下，凡此應皆子厚所不樂聞，然此小節，不足論。

#### 四

子厚寄許孟容書：「自古賢人才子秉志遵分，被謗議不能自明者，僅以百數」，所用僅字，人多不解。姚薑塢〔範〕者、姬傳之伯父也，所著援鶉堂論文，爲說明其義云：

韓柳文及唐人詩內，凡用僅字，每以多爲義，晉書劉頌傳：「三代延祚久長，近

者五六百歲，遠者僅將千載」，趙王倫傳：「戰所殺害，僅十萬人」，則以僅爲多，亦不始唐人矣。

釗案：薑塢以多義釋僅，乃習用後之歸納如是，非初義卽爾也。尋邏輯規律，戒用反語，而初民往往正負不分，一字正焉可，負焉亦無不可，如詩文王：「有周不顯，帝命不時」，毛傳：不顯、顯也，不時、時也，夫不顯卽顯，或不時卽時，是正負兩義，同集一字矣，各國文字之初階，靡不皆然，或謂埃及文中，此類迹象尤著。又如離、作去遠解，復作趨近解，實同一字，俗學每於趨近義，讀作去聲，〔如詩：魚網之設，鴻則離之。〕矯強可哂，惟僅字亦然。僅、少也，而不少亦得曰僅，此與上舉不顯爲顯，或不時爲時，直同一範，於是子厚「僅以百數」云者，意則曰「不僅以百數」；僅既詁少，不僅當然詁多，習之浸久，詞趨引申，而多義以成，如薑塢所引劉頌、趙王倫諸傳，皆云然矣。吾著邏輯指要，於論思想律部分，在毋相反律一條內，說此綦明，不更縷述。

與李睦州論服氣書有云：「然則利害之源，不可知也」，此曰不可知者，猶言可知，一本去不字，此緣不解毋相反律之故。又柳宗直西漢文類序云：「是可以爲學者之端耶？」此於可上加不字，答元饒州論政理書云：「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？」此於在上加不字，其意皆同。

古籍中之反義字，用法有兩方面：一加否定字，而確保肯定義，如曩舉不顯不時

例；一去否定字，而仍持否定義，如僅以百數之僅是。二例相較，後者比前者少，故讀者往往不覺，如左傳泓之戰云：「若愛重傷，則如勿傷，愛其二毛，則如服焉」，兩如字上都應加否定字，固與僅例相若也。

陸繼輅合肥學舍札記云：

姚謂僅字以多爲義，而引晉書劉頌傳及趙王倫傳爲證，非也。公羊傳：「是月者何？僅逮是月也」，何休注：「在月之幾盡，故曰劣及是月」，此僅之本義也，僅將千載者，言享國久長，斬之猶將千載，乃反言以見其多，與江文通別賦：「暫游萬里，少別千年」，句法相近。又韓文：「初守睢陽，士卒僅萬人」，柳文：「賢人才士，被謗議不能自明者，僅以百數」，蓋僅與斬通，亦借作近也。

姚指薑塢，非姬傳，觀所舉例即明。姚陸不解邏輯語範，單於僅字上求多義或斬義，皆治絲益棼，無所說明，以近似言，姚猶稍勝於陸。

釗案：公羊「僅逮是月」，加不字，作「不僅逮是月」，義解即明。蓋是月初一，即逮是月矣，而傳意非此，傳意必屆滿一月，方稱是月之號，何休注上語「在月之幾盡」，是，下語「劣及是月」則謂不止於及是月而已也。

偶錄祁生札記，有關李義山風節一則，末數語曰：「今之君子，偶著一文，賦一詩，反復校勘，懼有觸諱，則如不爲之愈矣」，此「則如不爲之愈」云者，視左傳之「則

如勿傷」，有異同否？以此律柳州「僅以百數」，能悟到邏輯語範否？祁生即自己之札記以求其通，如不了然於闕姚之詞費，吾不信也。

釗案：舊唐書元稹傳：「既以俊爽不容於朝，流放荆蠻者僅十年」，證以稹還朝後，獻文於令狐楚，自爲敘曰，「稹自御史府謫官，於今十餘年矣」，則僅十年云者，其謂不僅十年，而爲十餘年甚明。由此可見：僅字如此用法，不如薑塢所云，祇限於韓柳文，韓柳前多有，後亦多有。

偶讀李復言續幽怪錄李岳州條云：「苦心筆硯，二十餘年，偕計而歷試者，亦僅十年，心破魂斷，以望斯舉」，又蘇州客條云：「吾聞龍子所竊，已僅四年」，此僅十年、及僅四年云者，亦如右引元稹傳，謂不僅十年、及不僅四年也，唐人行文，好以反言爲正，往往如是。

釗又案：劉夢得答柳子厚書：「小章書僅千言」，亦謂不僅千言，此一僅字用法，在中唐已成通俗文字。

又案張舜民書墁集述蘇子瞻語曰：「唐太宗購晉人書，自二王已下，僅千軸，獨蘭亭文以玉匣葬昭陵，世無復見，餘皆在祕府。」此言唐收晉書之衆，依文脈而言，僅千軸應作不僅千軸解。核之事實，周越法書苑稱：「唐太宗酷好法書，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」，書軸衆多之迹尤顯。據此，僅表多義之習，延至宋代猶存。

## 五

書中「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」一語，所指當不外韋皋、裴均、嚴綬等，而皋等皆當時顯要節鎮，何以云失職？此可知子厚用失職字，並非謂閒散失去官守，而特謂疆梁喪失臣節，斷然無疑。

失職字可兩解：一作罷職用，即人與職相脫離，一作溺職看，謂人猶在官，特所行與職不相稱，而初解從後不從前。如禮記：「卿大夫以循法爲節，士以不失職爲節」，此幾以職與節爲同義語；史記燕世家：「召公巡行鄉邑，有棠樹，決獄政事其下，自侯王至庶人，各得其所，無失職」，此又表示無失職、與各得其所，涵義相同。迨後漢書高帝紀：「諸侯伐秦亡諸身，今以爲閩粵王，勿使失職」，項籍傳：「漢王失職，欲得關中，如約即止」，此均顯以人與職相離爲失職，不同初義。今子厚用以指韋皋等，其爲初義而非後義，皎然以明。

皋何以爲疆暴失職？略次其事如下：

全唐文紀事正直門引冊府元龜一條云：

韋皋爲西川節度使，順宗卽位，王叔文等專政，皋上表云云。皋自以大臣得議國家事，且怨叔文不與三川，恃處斗絕一方，度叔文不能搖動，又乘其與韋執誼間隙，故亟言中外人情。裴均、嚴綬，表牋繼至，悉與皋同詞，忠正之徒，皆倚賴以



爲援，而邪黨震懼。

王叔文專政時，韋皋遣劉闢赴京師求三川使，謂如得請，當粉身糜軀以報所知，但叔文持正，將斬闢而闢遁，皋因而譴責叔文之表至。又恃蜀道斗絕，朝臣無法動之，詞旨乃更激切，此而謂之正直，然則古來所謂不正直者爲何種耶？假定編元龜者，將求三川使，及三川斗絕兩事抹去，而濫譽皋表爲正爲直，則後人尙得以聾瞶怨之，今在同一文中，將皋之邪惡，先行臚列，而翻以直言讜論佞其報怨之作，自語相違，瞠焉莫睹，此究是何等筆墨邪？裴均者，數歷中外十餘年，慣擲財帛，廣交權倖，史以荒縱無度諡之。嚴綬爲挺之從孫，以勢位獵官，殊碌碌無所短長，都不足於國家危急時建言定策。王鳴盛論皋稱：「皋雖有功，位已極矣，地已廣矣，又欲盡領劍南，何其貪也？始知叔文專權，則私請之，鄙甚；後知其孤立，爲中人所惡，則乘間傾之，險甚。請監國，豈爲國乎？憾其不許闢請耳：皋以闢爲腹心，闢之亂，皋實啓之，惜叔文之先見，而其計不行也。……新舊書言：劉闢厲階，實皋所爲，在蜀侈橫斂財，以事月進，幕僚皆奏署屬郡刺史，又務私其民以市恩，其於叔文，干請擠陷，反覆傾危，眞小人之尤，豈純臣耶？」〔此駁紀功碑稱純臣。〕新書一百八十卷李德裕傳言：皋在蜀啓戎資盜，養成癰疽，則功固未足以償其罪也。」文見十七史商榷第九十卷，其論甚正。